

▲吴春富 小说作品

苏醒的山谷

一

我们是乡派出所的民警。我们一行七人正在翻越一座山岗。我们爬一段，直起身歇一会儿，呼呼地喘着气，望着山顶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翻越了一座山岗。

这一带的山有个特点，山上都没有路。要翻过去，只能趟着密密匝匝的青草与刺窠走。刺窠就像龙爪，只要惹动它，就会“嘣”的一声，像蚂蟥一样紧紧地吸附在我们的衣服上。当然它在弹起时，还会在我们的脸部与手臂上划出一道道血痕，火辣辣的痛。

终于到达山顶。一阵微风轻拂我们的面颊。风是从下面吹来的。顺风望过去，七八十亩的谷地卧在群山里。

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山里，像这样大片的谷地非常稀少。

粉色、粉红色、红色的桃花纷纷扑入我们的眼帘。谷地里散立着一些桃树。四月末了，山外面的桃花都谢了，这里的桃花正盛开着，这应了那句古诗：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

极度疲惫的我们一阵欢喜。

谷地叫落凤窝，传说凤凰曾在这里栖息。

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落凤窝的东南面。落凤窝的西北角有三间老旧的瓦房，边上还有座老旧的四合院。应该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的。

二

我是这个村的村支书。

瓦房前的场子上，一个男人正一边砍着柴火，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着谷地。他瞥见一大帮民警进来，吓了一跳，急忙一跛一跛地跳进了屋。

快！之前民警们猫着腰，这会儿直着身子跑了起来。

他应该配合我们才是呀，怎么还通风报信？民警诧异问我。

他被胁迫了！我回答。

男人名叫大憨，今年六十出头，一条腿跛得厉害。他老婆叫艳萍，比他小十岁，平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

这样的婚姻关系，女方一般都是被迫的，艳萍也差不多。艳萍嫁给我们村大憨，是因为当年她父亲生病，无钱医治，大憨家出了一笔钱给她父亲治病。出于报恩，她父母就强迫她嫁给了大憨。

艳萍与大憨为何住在这深山里？这要提起我的上一任村支书——三喜，也就是这次民警要抓的人。落凤窝过去有成片的桃树，村子在这里设了林场，村委会派人看护。最初派社员轮流看护，三喜当村支书时，让艳萍一家来看护，村委会给点儿补贴。

三喜与艳萍在山外时就有私情，这事村里人都知道。三喜安排艳萍进山，自有他的算盘。

大憨就矛盾得多了。他腿跛得厉害，挣不了钱，进山怎么也能挣到几个钱。只是进了山，三喜进山的脚步比以往勤多了。

大憨不敢得罪三喜，也不敢对艳萍发脾气。他冲艳萍发脾气，艳萍就斜眼怼他，你要是有能耐养我，我就不与他来往。

每次三喜来，艳萍就对大憨吆喝，大憨，快去做菜！

菜烧好了，端到小四方桌子上。

三喜在大憨对面坐下。他要心眼儿，这样坐，无论艳萍在哪家坐，他都

能紧挨着艳萍。

艳萍一手抓着三只酒杯，一手提着酒瓶，酒也是三喜揣来的。你的！艳萍瞟一眼大憨，把酒杯往大憨面前一放，大憨面无表情。

艳萍又把酒杯往三喜面前放，三喜对艳萍眨眨眼。艳萍坐下，将剩下的一只酒杯放在自己面前。

艳萍给每个人倒满酒，举起酒杯对二人示意：喝酒！

三喜开始还规矩，依次与大憨、艳萍碰杯，然后夹菜。

几杯酒下肚，三喜燥热了起来，醉态显现，放肆地瞄着艳萍。

大憨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然后使劲儿放下酒杯。酒杯倒了，剩下的酒洒到桌上。

三喜诧异地望着大憨。

大憨瞄了艳萍一眼，说了句，饱了！然后一跛一跛地走到屋外场子上。

大憨眼露凶光，拿起一根柴火，坐到凳子上。他试着举了几次砍刀，都觉得举得不高。他将砍刀斜举到后脑勺，对着柴火狠劲儿地劈下去。

三

民警同志，这会儿山里有人在赌博！

下午两点多钟，作为村支书，我代表村民拨通了乡派出所的电话。

我们村里这阵子聚赌厉害，在乡里影响非常坏。乡派出所民警来抓了几次，都因事先漏了风声，让赌徒溜之大吉。

这回可摸准了？别让我们又白跑一趟。民警有些不相信我这个村支书说的话。

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！我回答。

村支书，刚才我看见艳萍了，她在小卖部割了四五斤的肉，我觉得有点儿可疑！下午两点钟上班时，村妇女主任小玲神秘兮兮地告诉我。

确定吗？我一听，情绪瞬间“阴转多云”，我现在太需要这方面的“情报”了。

确定！我亲眼所见，怎么不确定！小玲为了让我相信她的“情报”，装出不高兴的样子。

我就喜欢小玲这样的神态。

狗日的，这回让老子逮到了，看你还逍遥不逍遥！作为村支书，我一向说话文雅，这回骂了脏话，主要是三喜把我给气恼了。

三喜聚众赌博，败坏了我们村的风气。另外，土地流转等事情，三喜也在暗中使绊子。

这下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治治三喜，让他清楚我的厉害，以后再不敢对我使绊子了。

大憨见民警进屋，身子紧张地缩着，像有人紧紧地箍着他，手不停地抖动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

我想，大憨是被逼迫的，骂他有些于心不忍，算了。可不骂他吧，大憨帮衬着三喜，我又很生气。

大憨在进屋报信后，想出去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砍柴，可是他往门口走了几步就畏缩了。他报信，放跑了三喜一伙，是有罪责的，他心虚。

艳萍不在屋里。看案板上散乱的菜，肯定是报信去了。

我们几个人也转向了四合院。

大憨走到屋外，望着四合院。我猜想，大憨也希望我们把三喜逮住，给他出恶气。可三喜一旦被捉住，往后大憨的接济就断了。

三喜在这设赌场，顺便给艳萍点儿抽头，来的次数越多，抽头也就越多。尽管大憨明白不能靠这生活，但他又没有本事，只能被裹挟着过。他有时恨艳萍，恨三喜，也恨自己那条跛腿。

叫喊声、狂笑声还有浪笑声从四合院那边传过来，像针刺着大憨的脑袋。他感到脑袋快要爆炸了。

四合院的前门紧锁着，锁已经上锈，应该是锁了有些年头了，一直没打开过。

民警从四合院后门闯进去。

艳萍在四合院里面。

民警进去时，艳萍正挥着扫把，把地上的烟头扫向屋子拐角。看得出，烟头有几十个。民警进屋，艳萍身体抖了一下，然后镇定下来，装作

若无其事地对民警说，屋子脏得很，我打扫打扫。

屋里烟味呛人，说明这伙人刚离去不久。

后门紧贴着山头。山石嶙峋，石头缝里面长满了青草。

一些青草被踩倒了。很明显，这伙人上山了。

这座山在这一带最高，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，叫谷林寨。

山的另一侧是隔县，这伙人钻管辖的空子，两边来回跑，两边都难逮到他们。

四

我是放跑赌徒的大憨。

民警收队前，问了我一些问题。

民警对我自然不客气。

你刚才看到我们跑什么？民警问我。

我……我去尿尿。我编着理由，脸“唰”地红了。

民警望了一眼茅厕方向，问我，你去尿尿，不往茅厕方向跑，往堂屋跑啥？

这下我被民警问住了。

民警不再问了，瞅着我。

我跛着的那只脚，先前一直踮着，维持着身体的平衡，这会儿落了下去，我的身体朝一边歪倒了过来，我成了一方将要倒塌的墙。

我一副可怜兮兮让人同情的样子。

下次如果再通风报信，就到看守所里面去蹲蹲，尝尝看守所的滋味。民警走时对我撂了一句狠话。

长久地站立，加上恐惧，那会儿我的脸色苍白极了。

白天被吓坏了，夜里我做起了噩梦。

警车一路鸣叫着开到我身边。上去！上去！民警不由分说，捉着我的衣领子就往警车里推。我哭喊着求饶，我是被迫的，你们饶了我——

梦开始时，村支书不在现场，如果在，有熟人在，我的恐惧会小些。警车开到村委会前停了下来，这时候，村支书出来与民警打着招呼。

我见到村支书，就像落水的人抓到救命稻草，拼命地喊，村支书！村支书！你快对民警说，让我下去。可是无论我怎么喊，村支书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完全不理我。

我醒了，浑身就像压了一百斤重的柴火似的。我不相信是在做梦，借着窗外的星光，我望了望床上，艳萍睡得正香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

睡不着了，我回想起白天的事情来。

三喜是吃过午饭进山的，一行五人，其中两人是隔县的。三喜掏出两张百元大钞，甩给艳萍道，买点儿菜！晚上我们在你这儿吃饭，另外把山给看好了，别出篓子。然后，几个人说笑着去了四合院。

等下送瓶水来，给老子加加油！三喜回头交代了一句。

放心，放心！艳萍咧嘴笑着，迎合着三喜。

看着点儿进山的路口，别只顾着砍柴火，人来了都不知道！艳萍讥讽起我来。我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，艳萍这样说我，我的逆反心理就像被压倒的麦苗，瞬间立了起来。我在心里反抗道，就不好好看着！让民警来了把你们一锅端！

我不善于遮掩自己，我的表情等于告诉了艳萍我的想法。艳萍来气了，训斥我道，你个大老爷们，不能挣钞票，还喜欢生闷气！也不想跟前阵子村支书来了怎么说的……

我一下子蔫儿了。我走到一堆新砍下来的树枝边，提起砍刀，我没有急着砍下去，而是望了谷地一眼。

这还差不多！艳萍放心地进了屋子。

五

我是村妇女主任小玲。

半个月前，我带着乡里干部来到山里，当时大憨正在菜地里面拔莴笋。

我们来核实你家的低保情况。我对大憨说。

大憨一听核实低保，神色立马紧张起来。乡里干部见状，急忙解释，就是来核实一下，该享受还享受。

哟！领导满头大汗来我们这大山

里！辛辛苦苦！艳萍闻声跨出门槛，热情地打招呼。艳萍平时喜欢穿红色外套，这天一反常态，穿了件印花衣裳。

乡里干部走程序，捧着表格问大憨，你是户主？大憨望了望艳萍，没有回答。我急忙代答，是的。

乡里干部准备继续询问，艳萍见机抢着说，领导，你要问什么就问我！

大憨见没有他什么事，继续拔莴笋。乡里干部把目光投向艳萍的印花衣裳。艳萍的这件印花衣裳是前不久买的，穿在艳萍身上很合身。

艳萍起初没把乡里干部放在眼里，她可能认为她家的低保绝对没有问题。现在被乡里干部这样盯着，她心里大概有点儿发毛。

艳萍应该想到了，穿成这样，说明家庭条件很好，还有什么资格享受低保？艳萍应该有些后悔，刚才出来的时候，要是套件旧衣裳就好了。

咕咕！咕咕！拔屋里面的鸽子叫了起来，这撩起了乡里干部的好奇心。他朝披屋方向望去，然后询问艳萍，你家养鸽子？

这一问，把艳萍给问紧张了。她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是乡里干部变着法子在核实她的家庭收入。她不知道如何回答好，张了张嘴巴，又闭上了。

大憨也紧张了。他手上拎着莴笋，仰着头，望着乡里干部。我机灵地代他回答，养了几只鸽子，自家吃的。

艳萍提到嗓子眼儿的心，回归原位。要说艳萍家的低保，还真不是三喜给办的，而是现在的村支书给办的，这有些出人意料。三喜任上，给了艳萍家护林补贴，但没给办低保，三喜私心重，把名额都给了自家亲戚。现在的村支书上任后，认为大憨夫妻无儿无女，大憨又是重度残疾，就给办了低保。

我们家符合条件吧？乡里干部要离开时，艳萍不放心地问了句，说明她心里没有底。

等审核结果，乡里干部说。

这时，我一句无意的话把艳萍给吓着了。

我手指着桃树，说，过阵子一个老总要把这里统统种上果树。

大憨手上的莴笋掉到了菜地沟里。大憨也被吓着了，甚至吓得比艳萍更厉害。他想低保的事情已经悬着，假如那个老总过来，护林的由头没有了，护林补贴的事情肯定悬了，那以后的日子……

六

有个事情，其他村干部都知道，唯一作为村支书的我却不知情。

小玲来村委会，嘴巴鼓得像葫芦瓢。她一向喜说喜笑，这情形有点儿反常。

我好奇小玲为什么这样，开玩笑道，今天怎么了？与婆婆过招了？

小玲摇头。

要么就是你老公招惹你了？我继续开着玩笑。

是三喜招惹我了！他在外面造谣，说我……

停顿了下，小玲忍不住说出下半句，说我与你有一不正当关系！真是好笑！我与你有什么不正当关系？小玲红着脸，又生气又害羞。

我猜测，一定是上次小玲告诉我的事情被三喜知道了，他向我们两人泼起了脏水。在乡村，妇女主任常常要随村支书外出办公，因而最容易被泼脏水，现在三喜就用这招来报复我与小玲。

这狗东西！我狠狠地骂了一句。

我在心里琢磨，只有把三喜逮住，才能让他老实。三喜狡猾得很，怎样才能把他逮住呢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我想到了大憨。大憨知道实情，而且大憨容易被攻破。

大憨恨死了三喜，恨不得民警立马把三喜抓进去。可是他又忌惮艳萍，生怕惹恼了艳萍，艳萍与他离婚，如果离了，那以后他就没有靠头了。

大憨的心理是极其复杂的。要让大憨晓得是非利害，站到自己这边来，就有必要与大憨好好唠唠，打消他的顾虑。我思忖。要与大憨谈，就得在艳萍离开山里时。

事也凑巧，第二天的清晨，小玲看

到艳萍跨上摩托车去乡里了。摩托车是三喜的，平时就放在小卖部里面。

天赐良机，我对村里人谁都没有说进山的事，包括小玲。

大憨依旧在场子上砍柴。这回他劈一根大桩头子，桩头子结实，他手打颤，劈了几下，桩头子没有出现一丝裂缝。

我清楚大憨被我吓住了。

给我！我脱下褂子，朝手心里吐了几口唾沫，搓了搓，从大憨手里抓过砍刀，抡起砍刀，啪！桩头子裂开了。

我没有训他，还帮着他劈柴，大憨被我感动了。

村支书，你歇下，喝口水！在我又拎起一根桩头子时，大憨语调颤颤地劝我。我想，这是动了情。我抬头瞄了大憨一眼，感觉火候到了，放下斧头，与大憨唠了起来。

大憨试探着问，三喜说要拿下我家的低保，可是真的？

你家的低保绝对没有问题！放心！我信誓旦旦地说。大憨的脸上立马浮现出笑意。

大憨又打听：听说有人要来包这谷地，村里要把我们清出去？

我语气和善地说，不会把你们清出去，还会让你们在里面做事，挣钞票。大憨的脸就像暴雨后的天空，彻底放晴了。

这四合院要做新场部。我将目光瞄向了四合院，温和地问大憨：他们还什么时候来赌？

大憨略微犹豫了一下，说，今天晚上。

七

我是民警，确定今夜抓赌。

山里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里，大灯泡亮着，整个屋子亮堂堂的。

烟雾在屋子里升腾，吵嚷与狂笑穿过烟雾与房梁，与静寂的夜色碰撞。七八个人围坐在一张破旧的方桌子旁，我们民警想抓又一直没有抓到的三喜，就在这烟雾缭绕的屋子里。

他坐在上首的位置，坐的是椅子。

民警来了！这伙人一齐起身，奔向院子方向。啪！椅子被碰倒了。哎哟！有人撞到了桌子，疼得惨叫。

快把灯关了！慌乱中，三喜还记得关灯的事情。

我们七八个民警已经翻墙进了院子。这伙人从亮处出来，眼睛是盲的，像无头苍蝇在院子里面乱窜。他们一个一个被我们抓住。

三喜清楚，一旦被抓，我们会新账旧账与他一起算。他往墙根跑，想翻墙逃。

村支书专瞅着三喜。三喜纵身上墙，村支书一把扯住三喜的裤子。

我们一个民警过去，用手电筒晃着三喜的眼睛。三喜用手遮住眼睛。

尽管知道跑不了，但本能驱使，艳萍也慌乱地往院子里面跑，她被外面的民警逮住。

八

作为村支书，我接受以往抓赌失败的教训，这次行动非常慎重，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民警才进山里，村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参与。另外，行动前，民警通知了隔县的派出所，一旦这边失误，这伙人翻山，他们那边立马截住。

桃花的香气，还有四月草木的气息在山谷里萦绕。

山谷亮了起来，鲜红的太阳，从进山口冉冉升起。大憨站在屋场上，踮着那只跛脚，望着远方。

